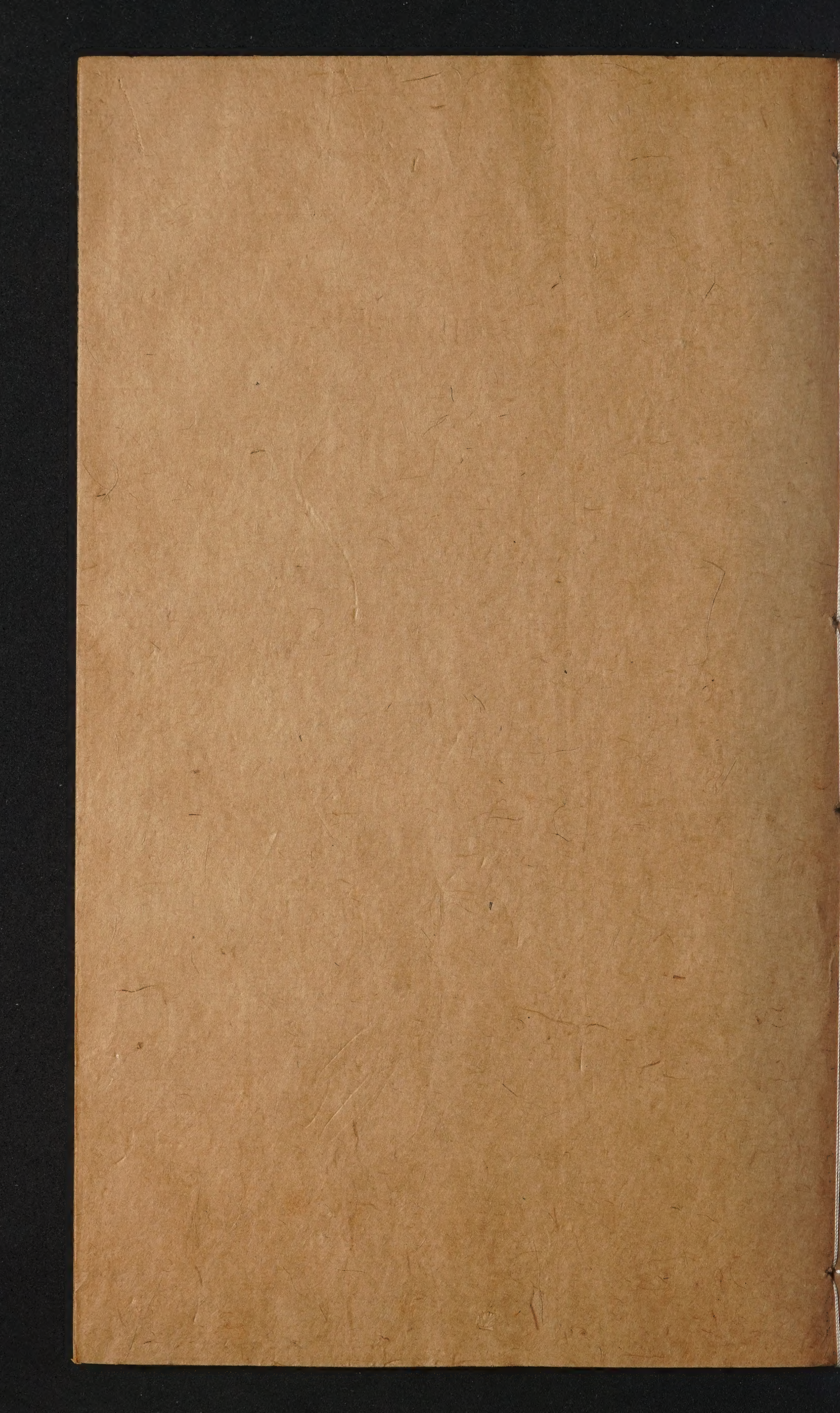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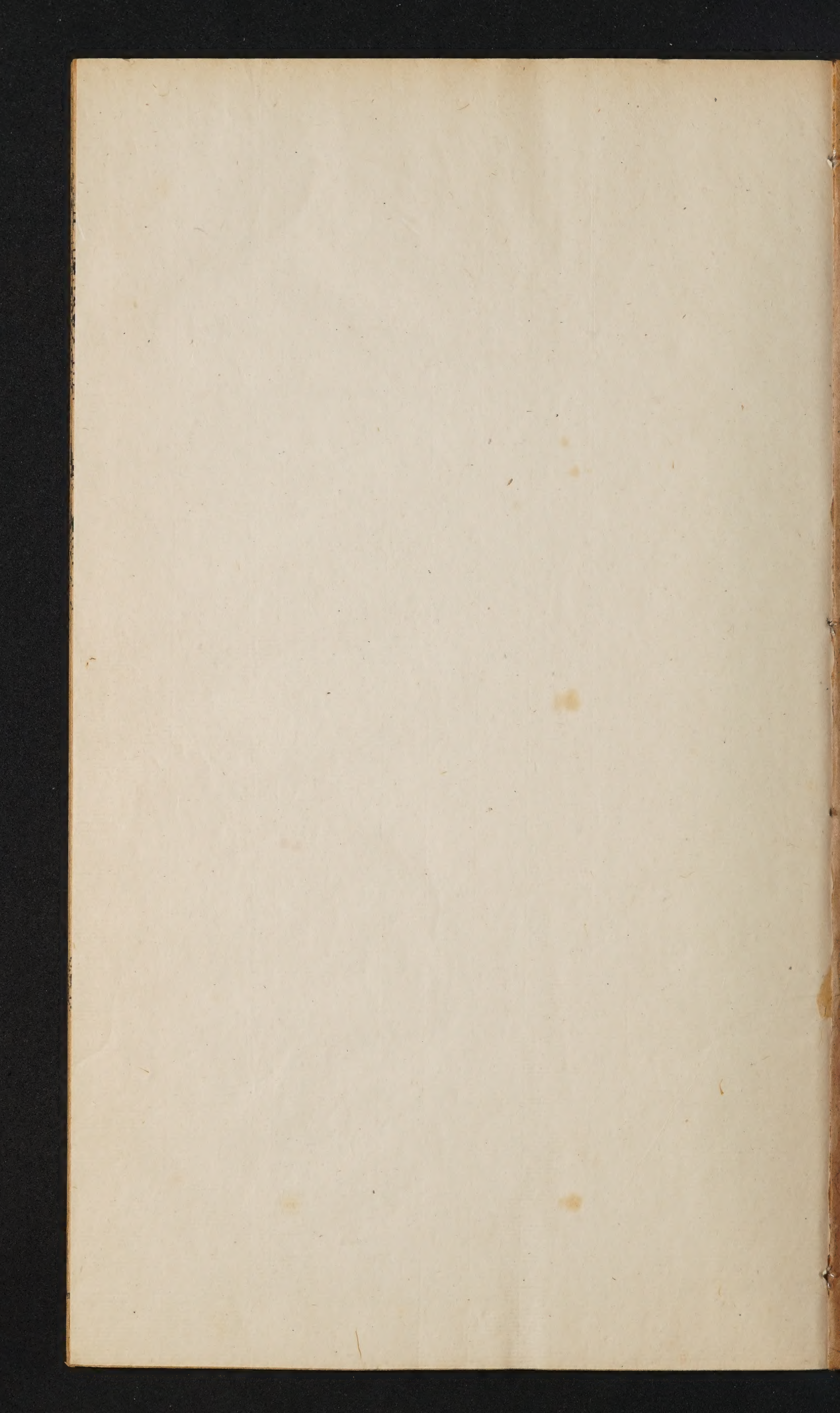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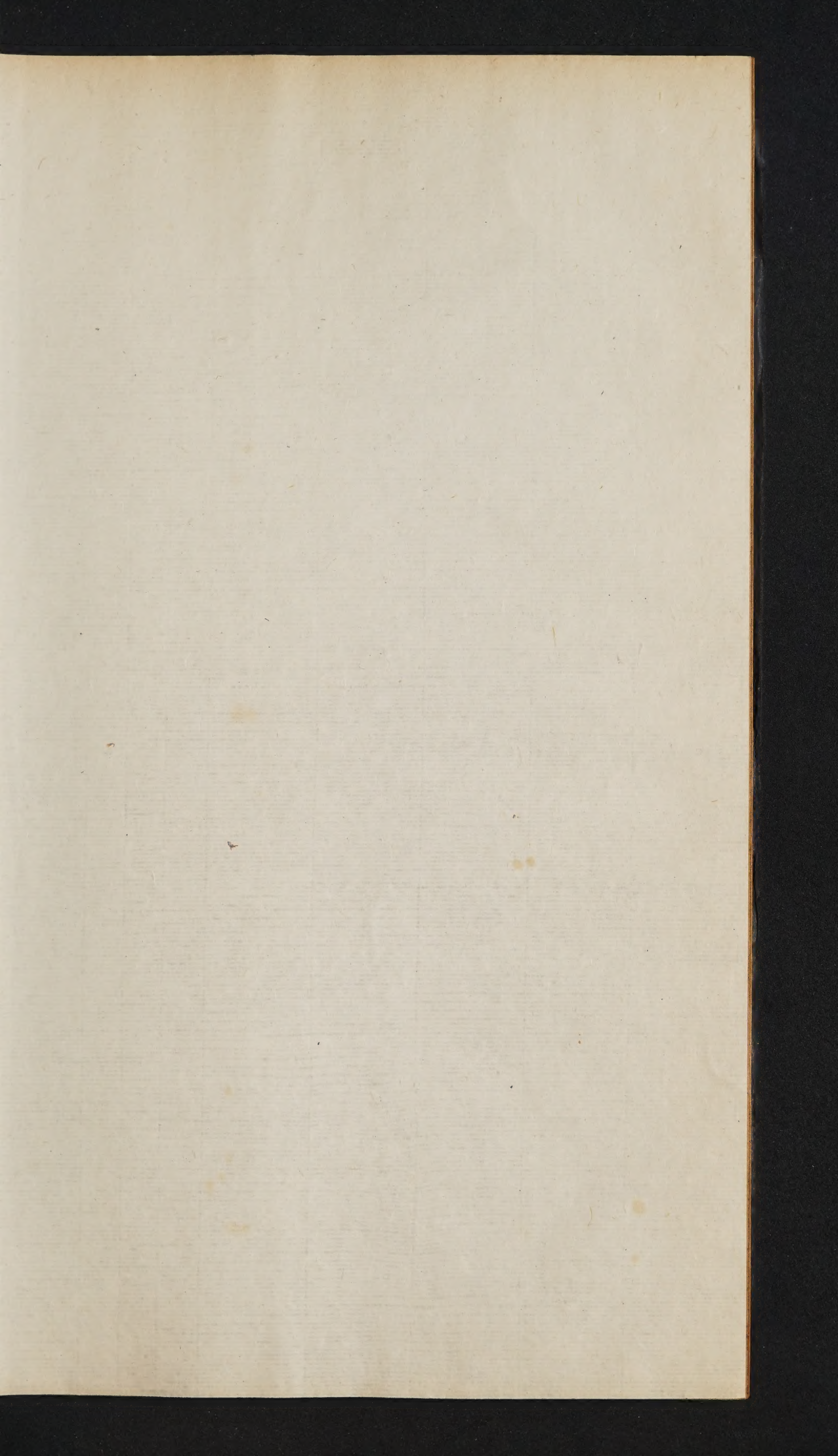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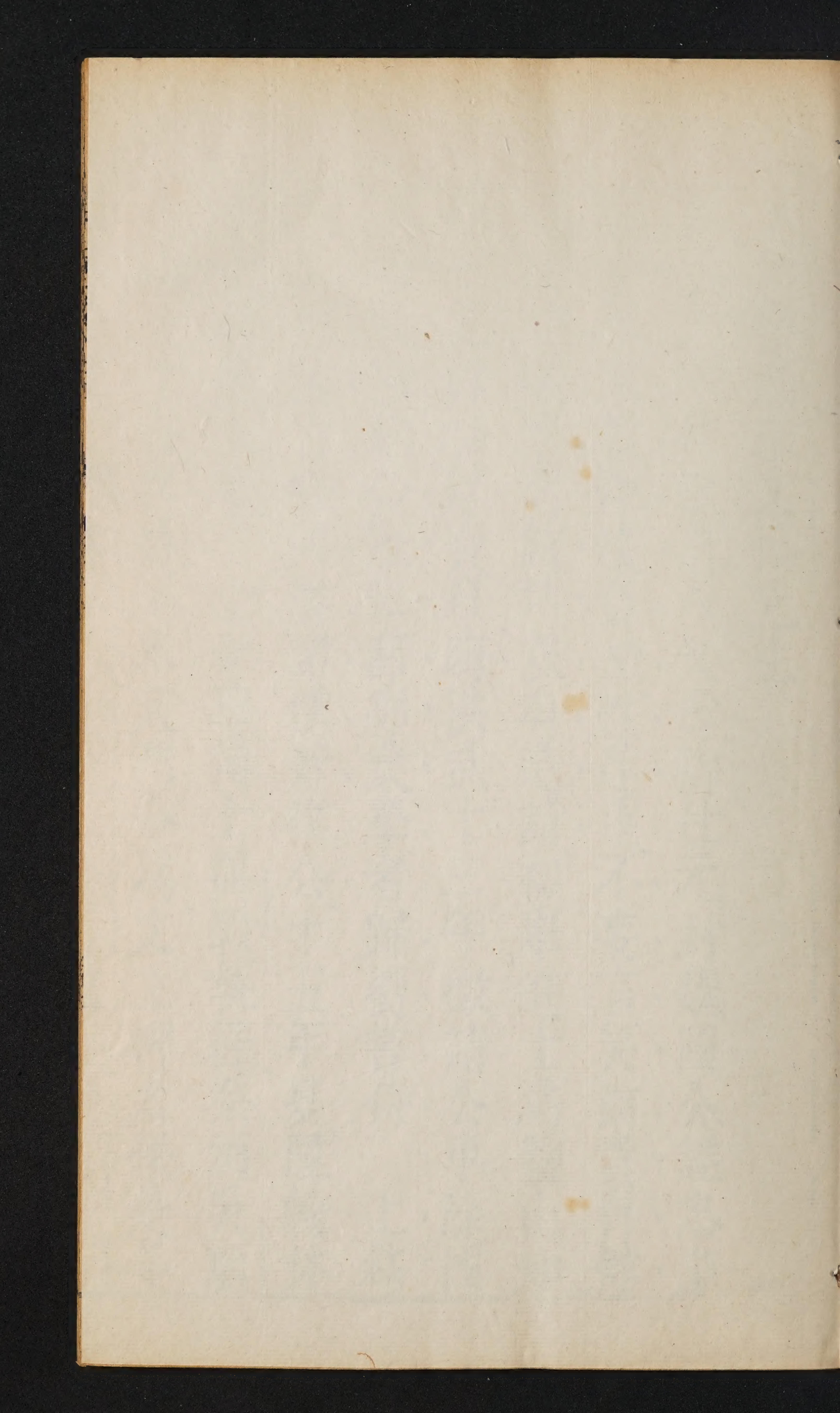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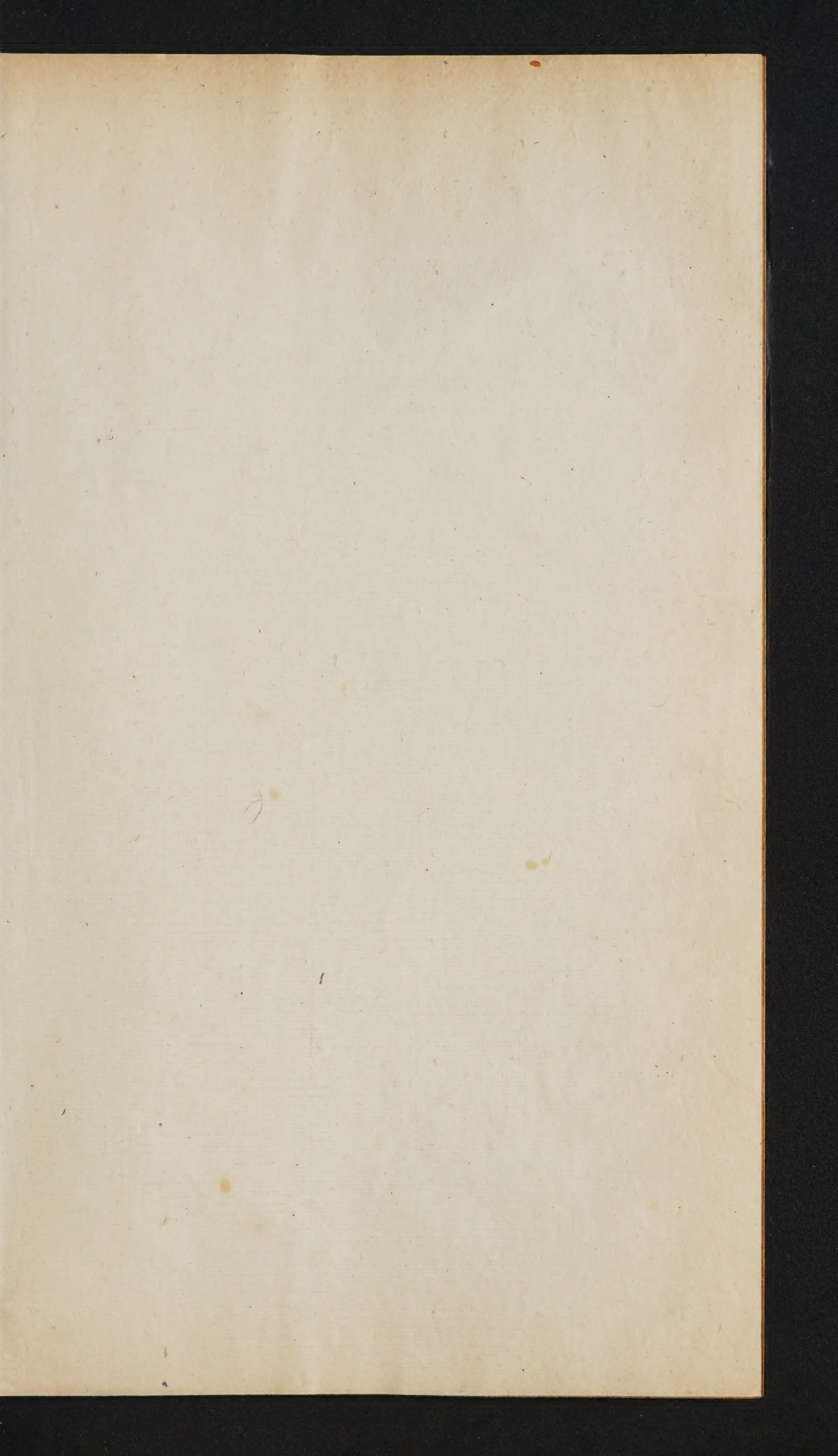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礪性遲重不妄言笑㓜冑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更繹騷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横經發難磬鞛廓蒙學者歸嚮嘗侍　上爲詩文渾健古雅同游諸儒皆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　上幸學博士龔斆執經祭酒吳顒進講　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文立碑太學是冬

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 上聞之爲文警諭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内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額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上簡用公特與勑又令曹國公管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鏟硤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上親御制詞褒公公嘗應 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 上嘉納公病 遣中使諭卿

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 命繪公像甚肖 上喜吏部尚書余熂不喜公以事逐公去 上怒誅熂已念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 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 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

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　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訥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陞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 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 上手勑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勑致仕、十四年、 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 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 上爲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

捄逋遯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堯翁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 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藁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

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録　聖旨及時政係會要編類爲書　上從之出爲湖廣叅政致仕八年　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叅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

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稽
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
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濠州楊訓
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元年
徵爲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 上授國子博士歷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 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學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也吳元年 諭公曰國史貴直筆

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　嘗諭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　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

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以傳于後世 上
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
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
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
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
宋訥又言日曆藏之 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
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
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 皇明
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記録之隨類增入尋以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　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爲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徽從子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顏柳、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徽後坐藍黨死、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　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己、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切、　上得奏、即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　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

語峻潔、　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　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討、明年、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為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修，尋復為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録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為叙，時撰千家姓，公為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為非禮，自是布

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illegible]為非禮矣

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爲郡學教授八年 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 旨謫教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 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 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 上御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辛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治體可備

顧問、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長年三人
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　上甚喜、賜坐顧
問、退就舍一日、　上面命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力
辭老不任役使、　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
導　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
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
亦爲美談、何爲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
紳後至、授陝西鄠學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
桑自食、受易吳澂、所著有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安吉

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崇德又有貝瓊隱居殳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初徵修元史纍官國子助教博士　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叅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公重厚不妄取予上初起兵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

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

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詿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柰何，嗚呼，聰明决斷者以爲非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卹賻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公有治才　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爲眞公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　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

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已上爲中三科已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上從之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公一筭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公得上信任益奮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 上每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　大明日曆、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　召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友人趙奎王才魯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畝澮、從　上渡江取禾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

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　上喜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材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作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應對詳慎 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 懿文太子卒 上意在 文皇嘗問公對曰 皇孫年富世適之子子沒孫承適統禮也即立 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 上頷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大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初 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錄既又

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婿趙勉爲戸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 上厭表箋多諛詞纖巧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定頌天下尋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筴事稱里中推為祭酒元末盜起汝潁淮之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 高帝為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横澗山兵二萬餘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上問知為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為掌書記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為關通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于敗皮之不存毛

又安傳且夫令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遷為參謀自是益專精為　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為　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猲狹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子興中流言內疑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　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歿　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尤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　上屢破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

曰敵至謹自保、上悉俘取其寨歸、元謀知和陽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乃大悅曰、孰謂而屢屢握算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俟、適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旣破蠻子海牙、長驅之牛渚、拔釆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釆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逵、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

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曰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方救迺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illegible]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爲更誘

之　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士誠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旣

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爲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　上即帝位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　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亡筭　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

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illegible]
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
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　上御新宮告于　上帝皇
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
禮畢奉　四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　太廟尋
立　妃馬氏爲皇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
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　皇太子爲
中書令　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
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

制　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
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
宗廟禮　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
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
朝賀　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
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俾謀
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　命監修元史史成賞
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
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

績然　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無汗馬
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
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劵仍
免二死子免一死　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
獨守國轉運粮儲供給器仗剸繁治劇和輯軍民漢
有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
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寛博有器畧然
意忌不能專平叅議李飲氷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

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昺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昺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勸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冢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　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粲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

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爲太僕丞二子伸佑皆爲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 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 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

忽不自得壽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恠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

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illegible]
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
惟爾等所為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
左右欵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曰
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　上而掠武庫
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
已前死羣臣請并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
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
命掌簿書贊計畫為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祺仲

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佑將左大夫陳寧伏法叙右大夫安然罷歸復　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已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刺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

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龍蟠螭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 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 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死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 陛下所得私

亡曰法如是柰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死佑仲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冤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胤王者則大謬

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illegible]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

子之間或至相挾以與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
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
變大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
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慮而善長奉行之功
胡能比蕭酇侯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
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
不異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寛
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祁　帝之恩德不

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
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
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贄曰善長安敢望蕭酇侯也特其一時同起豐
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
令酇侯獨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
矣且日夜惶惶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
當上心保首領最後僅僅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
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

勲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寛仁大度者哉吾以爲必
如我　太祖乃可稱寛仁大度也夫君逸臣勞理
也亦勢也我　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治天下
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後
者曾有若是否也　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
望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爲之者也而善
長諸臣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駙馬
所尚者　馬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即置極典
雖　馬后亦不勸其私所親以爲天下榜様亦

昭揭明白矣李善長等到此時豈有未知 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 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眷戀崇貴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茅當四十一歲時救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死牖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

封文終侯未嘗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偃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自處于劉誠意之下則　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贍也推其半以分給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福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禍減福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蹶自隹然以陳于我　太祖之前總是傴靴搔癢也

附　葉伯巨　鄭士利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　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

吾猶將言之況有　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厭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畏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

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 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

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
河南時空印繫獄中、　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
行省言臣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
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
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　上不知、以爲空
印大罪、誠得人言之、　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
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　詔、有假公言私
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　天子殺無罪
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

言吾㕥不恨其兄免㕥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
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
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雪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
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
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
省省必合於戸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戸部
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戸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
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
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

深罪、且　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　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復生也、　陛下柰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　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毎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

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俯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　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　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續藏書卷二終

